

第五章

以水代兵

掘开黄河大堤，放水阻挡日军西进的决策是怎样制定的？蒋介石于1个小时之内同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水代兵”的建议，是草率而为还是早有计划？敌兵逼近，军情紧急，奉命掘堤的部队为何迟迟完不成任务？



1. 郑州城岌岌可危，程颂云忧心忡忡

当10余万中国军队在豫东平原与日军第十四师团展开血战期间，地处后方的郑州并无多少安宁之日。

从2月中旬至5月底，这座位于黄河之滨的中原重镇7次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而其中3次是在兰封会战期间。

日军仿佛要以空中优势来摧毁会战指挥者的抗战意志。

屡遭狂炸的郑州，已变得满目疮痍，断壁残垣随处可见，焦木瓦砾堆积道旁，有些废墟之中的尸体无人挖掘掩埋，已于暑热中腐烂发臭。市区商业中心大同路一带，昔日的繁华已荡然无存，举目所见，残垣处处，街巷空空。一些幸存的店铺也纷纷关门大吉。一些交通要道仅见数名站岗的警察和几个匆匆而过的车夫，绝少行人。

每当空袭警报响起之时，居民们逃难的景象尤为凄惨。警笛像屠刀下的老牛，发出阵阵刺耳惊心的哀鸣，一群群男女老幼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向城外，一辆辆汽车载着官员的家属和富商，高鸣着喇叭向城外疾驰，有的汽车因道路被拥挤的人群所阻，行进艰难，如同蜗牛，交通也因此变得混乱不堪。

此刻的郑州郊外，到处是仓皇逃命的百姓，麦田树下，寄托着无数生命，大堤两旁的地洞里，填塞着男男女女，就像壁立于神龛中的佛像。一些在惊慌中失去了主见的人，躬着腰从这里跑到那里，没有一个地方使他们感到安全，可以放心藏身。

有时，空袭警报一日响起数次，许多受到反复惊吓的居民，干脆在天亮之前带着食物，背着席子，逃往郊区，在那里打发整个白昼。卖各种食品及香烟瓜子的小贩趁机赶来，在村头野外摆起小摊，做逃生生意。

白日的郑州，变成一座空城（当然，军人们还在坚守自己的阵地），市区的繁

荣已被吓人的空袭警报声赶到原野上来了。

直到暮色苍茫时分，这些躲避敌机轰炸的居民才陆续返回城内，而市区的一些店铺，这时才小心翼翼地开门营业。终日死寂的郑州，这时才显出一些生气。



在兰封会战期间，郑州已满战争的创伤，而当前线大军奉命西撤之后，郑州的命运将会如何？

郑州的数十万百姓难以预料。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将领们也为此忧心忡忡。

5月31日夜，郑州城灯火阑珊，街衢之上，行人稀寥，大部分居民已经进入梦乡。而陇海花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内，各处人员仍在紧张地工作着。司令长官程潜也和大家一样没有休息，在他的办公室里挑灯伏案，拟写大军西撤之后的作战指导纲要。

56岁的程潜在开封设指挥所期间，不分昼夜地听取各军战报，下达作战命令，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身体已极疲惫。但紧张而又瞬息变化的战局不容他有安心休息的时间。他昨日率幕僚及卫兵从开封赶回郑州，今日上午便接到蒋介石“第一战区应避免与敌在豫东决战，即将主力向平汉路以西地区转移，以保持尔后之机动力”的命令。这一命令虽然令他大失所望，并满怀憾恨地写下“大辱安能忍，斯仇永勿忘”的诗句。但对于最高统帅，其实也是军事委员会的决定，他这个战区司令长官只有执行。当天上午，他便召开紧急会议，与参谋长晏勋甫及参谋处人员策定了第一战区兵力转移部署计划，并命参谋处于当日将蒋介石的命令及转移计划分电薛岳及汤恩伯，令其于6月1日依计划实行。他则亲自以电话命令商震，由他指挥第二十集团军所属各部，担任掩护大军撤退及郑州、开封间防务。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豫东各军西撤之

后，郑州是放弃还是继续防守？

郑州是平汉、陇海铁路交叉点，为东西南北四方交通之要冲；自古以来就是英雄逐鹿，征战不绝的中原要地，如果被敌占领，将严重影响整个抗日战局。然而如要确保，又将靠何有力部队击败敌人的进攻？

由于时间关系，会议未能针对这一问题做出决策。

散会之后，程潜由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便嘱参谋长晏勋甫与副参谋长张诤行对如何使郑州得以保全一事，拟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然后再做决定。

1937年9月，程潜就受命担任平汉线方面指挥，驰赴邢台，率部迎击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河北失守之后，程潜又率所部转战于豫北地区。当日军向程潜所部据守的安阳、漳河南岸一线发起进攻时，程潜预先立下遗嘱，抱着拼死疆场的决心，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并鼓励左右将士说：“大敌当前，有进无退。中国虽大，也没有多少地方可退了，战死在阵地上是最光荣的。”

程潜1938年1月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后，于2月派骑兵北渡黄河，驰援面对日军不断进攻而陷入困境的宋哲元部。在道清线以南、平汉线以东地区重创日军。一举解除宋哲元之危，又迫使敌军不敢贸然渡河南犯。

3月，程潜又指挥第一战区部队，做徐州会战的外围策应，在山东临沂、峰县一带牵制打击日军，配合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可以说，这位半生坎坷，身经百战的将军，自抗战爆发以来，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一直率部驰骋疆场，为保卫国土而与侵略军做殊死的战斗。这次正当战事比较顺利之际，忽然接到撤军命令，怎不使他怅然若失，满怀遗憾！

紧急会议结束之后，程潜回到办公室，便对大军撤退后的作战部署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那就是调遣各军沿平汉路组成左、右地区兵团，准备乘日军沿平汉路南犯之际，在许昌、确山之间将敌包围歼灭。

晚饭后，他便开始将这一计划付诸文字，准备近日向武汉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请示，以求得到实施。

但是，程潜这一计划却由于另一秘密决策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而束之高阁。



2. 大军西撤无兵可调，秘密决策悄然出笼

夜10时许，参谋长晏勋甫和副参谋长张谓行走进程潜办公室。程潜根据两人的表情，觉得他们已对如何保全郑州有了一个可行的方案。他搁笔让座之后，说：“看来，二位已经有了拒敌的良策喽。”

晏勋甫与张谓行相视一笑，说：“我们是拟了一个初步的计划。但是否可行，还要请程长官定夺。”

“请讲。”程潜说。

“我和谓行兄对敌人以后的动态做了研究和判断，我主力西撤后，敌人不久将继续西进，这是必然的。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郑州至许昌一线，不仅平汉铁路郑汉段的运输和联络线将被敌遮断，而且此后敌人南进可以威胁武汉，西犯可以进逼洛阳和西安，然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似此，对我此后整个抗战局势是极端不利的。依我等之见，眼下我不仅要保全郑州，而且要使黄河南岸的平汉路安然不受敌人威胁，方可使整个抗日战局转危为安。

“但是，这次我军围攻土肥原师团，先后10余日，战斗期间，伤亡已经很大，继而又从前线仓促撤退，转移途中再受天气和交通影响，官兵将更加疲惫。各部队即使有略事整顿的时间，也不能供继续使用。何况汴郑密迩，敌人在极短时间内即可逼近，实不容许我有从容调整部署，调集有力部队投入战斗的余地。再说，我们也无有力部队可调。我和谓行商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确实迅速地阻敌西进，只有一个办法可行，那就是‘以水代兵’。”

“以水代兵，你是说……”

“我在武汉行营任职时，就对黄河以南平汉线的战事拟过两个腹案：一是如果战局恶化，我军无力拒敌西犯时，将郑州完全付之以炬，使敌人占领后无可

利用，二是掘开黄河大堤，阻敌西进。根据目前局势来看，掘堤放水有两利，一可以将来势凶猛之敌隔断在豫东地区，二可以使郑州免为焦土，得以保全。”

“掘、堤、放、水？”

程潜一字一顿地反问了一句，随后点燃一支香烟，站起身来，缓缓踱步，凝眉而思。他既是第一战区的最高指挥者，又是河南省政府主席。他来河南后，曾做过不少秉公执法，勤政爱民的好事。3月初，他召开河南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说：“为了抗战，军民合作，军政配合，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刷新政治，河南需要一百个好县长。我来河南一个人也没有带，这就要你们在发动民众的同时，把各县的好官坏官，好人坏人，统统如实给我报上来，我相信你们能秉公办事，担当重任……”

此后，与会代表认真调查了各县地方官长情况，分清好坏，并整理上报至第一战区长官部。时过不久，一些好县长人选果然得以任用，而那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县长，以及作威作福，不干好事的联保主任确实相继受到严厉惩办，只是为了当官而不为民办事的县长借故辞职，个别罪大恶极的县长，还被戴上脚镣，押解到省会开封受审。广大民众对此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程潜也因此深得民心。

然而，今天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区司令长官竟不能有力打击来犯之敌，而要以水代兵，挽救败局，他这位深得民心的省政府主席，非但不能保护本省人民，而要靠掘堤放水保全一地，从而祸及百姓。这使他不禁有无颜见河南父老之感。

副参谋长张谓行见程潜一时踌躇不语，便说：“程长官，古今中外，以水代兵的战例举不胜举，据在下所知，自古以来，交战军队在黄河行掘堤之事者，多达10余次。除山东长清县边家口的一次外，其余均发生在河南境内。而在汴郑一带掘堤的次数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杜元，决黄河以阻金兵，就是一例。眼下我与晏参谋长所拟掘堤放水的方案，虽属下策，但估计有相当把握可以阻止敌人的西犯。敌军多属机械化部队，而我于汴郑间掘开黄河大堤，使河水于平汉路东侧沿贾鲁河经中牟、尉氏、扶沟向东南泛滥，敌战车、大炮及辎重汽车一旦被水所阻，不能前进，其攻势便自行瓦解。到那时，不仅郑州可以保全，而且可以争取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使我得以从容调整部署，为长期抗战做比较充分的准备。”

“嗯，两位之言，颇有道理。”程潜点了点头，在副参谋长面前站定，说，“然而我不禁要问，黄水所经之处，房屋田园定然被毁，百姓也将因此流离失所，这一问题将如何解决？”

“目前正值黄河伏汛期间，河中水势不大，掘堤之后，黄水将沿贾鲁河两岸造成泛滥地带，而后经颍河入淮，估计不致造成毫无限制的泛滥。如果及时通知百姓，让他们提前搬迁，可以减少一定的损失。当然，掘堤一举，势必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一定的牺牲。”晏勋甫说。

程潜踱至办公桌前，默然坐下，陷入沉思。晏、张二人提出的方案，他以前也不是没有想到，但他一直认为那是下策。他考虑更多的不是掘堤放水对敌人的威胁，而是百姓将要遭受的灾难。根据当前的紧张局势看来，即能够保存国军部分实力，而又能行之有效，立即阻敌西进的措施，也只有掘堤放水一途了。想到这里，他叹息一声，说：“好吧，我同意这一计划。事已至此，看来也只有以水代兵，才可渡过难关。他顿了顿，接着说，“不过，掘堤一事非同小可，我们务必向军委会请示，待武汉方面同意之后，方可实施。”

“那我们现在就以电话向武汉方面请示。”晏勋甫说。

此刻，壁上挂钟正好敲响，程潜见已11点，便说：

“已经夜深了，待明日早晨再行请示吧。我现在就和黄委会的人联系一下，他们熟知黄河的水情和汴郑间河堤以南的地形，这样，军委会一同意我们的计划，我们就可以同他们商量掘堤的具体事宜。在掘堤成功之前，我们必须严格保密，一切行动都要秘密进行。”

“好，我明天一早就向军委会请示。”

晏勋甫说完，便要和张谓行离开司令长官办公室。程潜苦笑一声，反手点了点办公桌上刚拟了一半的“作战指导纲要”，说：“勋甫兄，你们没来之前，我正在‘纸上谈兵’哩。”

晏勋甫驻足问道：“程长官又有什么新的构想？”

程潜说出他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后，晏勋甫笑道：“程长官这一计划虽然可行，但未必能得到委员长的同意。委座今晨的命令已明确指出：‘第一战区应避免与敌在豫东决战’，既然不可在豫东决战，难道就可以在豫南决战吗？”

程潜朗声一笑，说：“看情况吧，军委会如果同意掘堤便罢，否则，我仍要以此计划请示委员长，力争与敌决一死战，身为战区最高指挥官，我实难容忍敌人如此猖獗嚣张。”

3. 长官部计划很快获准，军政界要人早已“上书”

6月1日清晨，残破的郑州笼罩于蒙蒙雨雾之中，街市之上，比晴日更为萧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内，各处人员虽然照常工作，但已呈现出撤退之前的忙乱景象。一些人将无关紧要的文件、资料集中焚毁，大院内，不断有汽车出入，将长官部人员的眷属运往火车站，让他们提前乘火车撤往洛阳。

程潜一早就来到办公室，一边处理战区的善后工作，一边等待晏勋甫向武汉方面请示的结果。他伏案之际，不断有前线部队打来电话，询问撤退的具体问题，使他的思路不时被打断。后来，他索性丢下手中的毛笔，踱至窗前，以使疲乏的大脑得到片刻休息。但是，他透过窗外潇潇的雨幕，看到的不是院内的景物，而是前线部队冒着连绵的阴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困难地向西行进的情景。恍惚间，他似乎听见撤退部队与日军追击部队作战的枪声。

想到这些，这位战区司令长官心情更加烦乱。

晏勋甫来到办公室的时间比程潜还要早一些。他正准备通过专线电话向武汉军事委员会请示掘堤一事，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一问，电话是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打来的。双方互致问候后，林蔚便问：“勋甫兄，豫东的部队西撤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蒋介石从郑州回到武汉之后，林蔚就经常打电话向晏勋甫询问敌我情况，然后向委员长汇报。因此，晏勋甫不必向他介绍目前的敌我态势，便直截了当地将昨晚与程潜商定的计划告诉了林蔚。

侍从室主任思想上仿佛已有准备，并未对掘堤大事表示惊讶，他一语不发，待晏勋甫把话说完，才问道：“你们计划在哪里掘？”

“具体地点我们还没商定，初步决定在开封、郑州间河段掘堤，以使河水出堤后，在平汉路以东，经中牟沿贾鲁河向东南泛滥，将敌主力隔绝于豫东地区。

请你马上报告委员长，如果同意我们的计划，请你速来电话告诉我。”

晏勋甫放下电话后，即到司令长官办公室向程潜报告了请示的经过。两人做了一番猜测，但蒋介石是否同意掘堤，他们很难断定。

“耐心等待武汉的答复吧。”程潜说。

按照通常的惯例，像这样重大的问题，军事委员会至少要开会研究个一天半日。

不过这一次很是例外，晏勋甫回到他的办公室不久，电话铃复又响起，晏勋甫拿起话筒，对方清晰地传来林蔚的声音，“掘堤一事，委员长和我们研究过了，委员长同意。并要求你们立即执行。”

晏勋甫立即将林蔚的答复向程潜报告。程潜当即草拟关于掘堤建议的电文，交参谋处以电报方式直呈蒋介石，请其批复。并与晏勋甫商量，待黄委会人员一到，即行制定掘堤方案，确定具体地点，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至于蒋介石为何这么快就同意了他们的掘堤建议，程、晏二人只能表示惊讶。

他们无法知道，在他们提出这一建议之前，早自4月份开始，已不断有党政军要人及中下层人士向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提出以水代兵的建议。

最早提出放黄河水以阻敌的人，是陈果夫。4月13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并附上掘堤位置草图一份，他在函中写道：

委员长钧鉴：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以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敌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只需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危可解，而敌反居危地，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肃呈敬请察夺并叩崇安。

徐州会战失败，兰封会战开始之后，姚宗于5月20日致电军委会某部次长熊哲民，建议在刘庄朱口掘堤：

熊次长哲民兄勋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以东者，如河北省之刘庄，鲁省之朱庄，倘即施以决口工作，更于旧河道下流多抛埋柳枝，则河必改道南向，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虽不能淹没敌军，至少可使其行动困难，全战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是否可行，请转呈委座核夺为荷。弟姚宗叩。马印。

此后，由于豫东战局日趋紧张，每隔数日，必有人致电或呈函蒋介石（或由他人转呈），建议行以水代兵之策。

5月26日，何成璞电：

郑州司令长官转熊次长：现黄河已届桃花汛，倘施工决口，则黄水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毁其战斗力，使其打通津浦路之企图仍归泡影，幸及早图之。

紧接着，又有罗仁卿呈函蒋介石，建议在河南铜瓦厢掘堤：

敬呈者窃

钧座领率全国抗战，凡为国民者，莫不爱戴关切。今谨有一策上陈，于抗战前途大有关系。方今敌人南北夹击，欲谋打通津浦路，然若由河南铜瓦厢决黄河，使入咸丰五年以前故道，经徐州淮阴城北入海，则敌南下之势，必为之一沮，敌之北上谅无多大意义。然后据河之南岸而守，并移大军以肃清长江以北之敌，则于抗战前途必大有进步也。是否得当，伏望钧裁实行。

此呈

蒋委员长均鉴

罗仁卿谨呈

长江密电蒋介石，建议在兰仪下游与铜瓦厢之间掘堤：

汉口军委会委员长蒋钧鉴：徐州沦陷，豫东紧张，可否采用水攻战略，就兰仪下游与铜瓦厢之间决黄河水，由旧黄河故道顺流而东，直攻徐州，截断津浦、陇海，阻敌寇西进，我方也可从容布置，以挽颓势。愚庸冒昧，伏乞钧裁。长江叩密。

直到6月1日，第一战区长官部在开封、郑州间掘堤的建议被蒋介石批准之后，还有人继续提出掘堤建议。6月3日，刘仲元、谢承杰致蒋介石密电，建议“破釜沉舟，陆沉敌军”：

洛阳

即到委员长蒋，扫密。徐州失陷，敌主力深入豫东、鲁西，若不破釜沉舟，中州将不守。生等拟掘黄河之水，陆沉敌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急于救国起见，曷忍痛为之。井底愚见，惟钧座足择。豫西师管区司令部刘仲元、谢承杰同叩。江印。

6月7日，花园口已开始秘密掘堤时，黄新吾还呈函蒋介石，建议在黑岗口掘堤：

委员长蒋钧鉴：关于挖掘黄河堤以歼寇一层，业于一日呈。奉一函，有所说明，不知钧座有阅及否？兹为军事紧张，特为再陈之。查黑岗口地方，如尚为我方掌握，即由该处掘堤，则溃决之水，可冲至杞、睢、柘城、涡阳、蚌埠，而入洪泽湖。是水所过之处，即故人主力所在之地，其受创必无疑议；如我方再加以有计划之反攻，即可以致敌全军覆灭，不唯陇海线之威胁可减，整个战局亦可望好转。虽此种办法不免有若干县罹于水灾，然为整个国家着想，亦不能有所顾全。与其失陷后受敌宰割，不若用此非常手段而歼敌寇。专呈敬叩钧安！

黄新吾谨呈
六月七日

6月10日，花园口已掘堤成功，出水两日，陈诚还向蒋介石以电报转呈王若卿在黑岗口掘堤的建议：

委员长蒋：

据炮兵第十六团王团长若卿六月十日报告称：

（一）顷闻我军决兰封口，引黄水淹日寇，其计诚佳。但水经黄河故道，鲁西、苏北受害最烈，豫东仅占一部，于豫省关系最小。

（二）查黑岗口水位较开封高出三十丈，堤身两面皆水，历来称为险工，如在该处决口，其大溜直趋开封，经朱仙镇、尉氏直贯汴周公路，横断亳、柘、淮、周、漯河公路，于军事价值关系最巨，且该口近处不能取土，清季堤崩，常三年不治，其工程之难，可以想见。

（三）开封为河南政治中心，首应破坏，免致资敌。

（四）豫省名人及河务人员，财产多在开封，故讳言决黑岗口，请钧座毅然决然主持开决黑岗口，以利军事。国计为重，不敢不言等语，查所呈各节，确有见地，可否施行，敬乞裁夺。取陈诚11.20战。

关于“以水代兵”的建议，可以查考的史料已不算少，已经散失的信函、电报也许更多。由此可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掘堤建议，并非独家之见。而蒋介石接到林蔚的报告后，不到一小时就批准了这一事关重大的建议，也决非草率从事。

一直主张保存实力，以利长期抗战的蒋介石很可能早已将上述诸人的建议视为可行之举。很快就同意程、晏等人的建议，只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4. 黄委会主任陈明掘堤利害， 蒋介石囑告“切戒妇人之仁”

6月1日下午，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和黄委会总务处处长朱镛，来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会见程潜。他们是昨夜接到程潜电话，从开封赶来郑州的。

黄委会河南修防处受黄委会与河南省府的双重领导。兰封、开封间战事激烈之际，开封人心大乱，省直机关连夜向南阳转移，黄委会留守开封人员亦大部分迁避汉口。陈慰儒原先也准备带领河南修防处人员向后方转移，但接到省建设厅长的通知，说程潜要求他暂留在开封，必要时同长官部一起撤退。同时，商震为要侦察黄河北岸日军有无在陈桥以西强渡黄河的企图，命令陈慰儒利用北岸河工组织与河工电话专线，每日早晚向他汇报日军的行动。因此，陈慰儒只好奉命留在开封，在程潜和商震撤退以前，协助他们的工作。

程潜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陈慰儒和朱镛。

双方寒暄过后，程潜即开门见山地说：“我通知二位来郑州，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同你们商量。目前，敌人以两个半师团的兵力沿陇海线以南西犯，我军已奉命做战略转移，蒋委员长为抗战大局计，命令掘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以阻挡日寇的进攻。二位了解黄河的水情，对南岸一带地形也颇熟悉，所以今天特地请你们来协助我们的行动。”

程潜的话，使熟知黄河历史，以及历次黄水泛滥后给百姓带来灾难情况的陈慰儒感到吃惊，他说：“程长官，按照河工的经验，五月（农历）晒河底，现在河南段黄河正值枯水季节，流量很小。就是掘开黄河大堤，流量小，水流分散，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大堤掘开以后，口门逐渐扩大，难以即堵。汛期洪水即将到来，那时恐将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1933年至1935年间，冀、鲁两省黄河大堤曾经

溃决多处，泛区民众田地、房屋、牲畜全被冲没，百姓痛苦万状，惨不忍睹。总之，现在掘堤，黄河水小，既不能阻挡敌人，有助于抗战大计，又肯定会给千百万民众带来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这是很不合算的。”

朱镛也在一旁说：“我的看法和陈主任完全一致，掘堤一事，非同小可，还望程长官三思而行。”

程潜原就担心掘堤一举，将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陈慰儒一席话，使他重又有所顾虑，他想了想，说：“此事已经军委会研究决定，委员长亲自命令长官部主持执行，恐不能轻易更改。这样，待我把陈主任所言转报委员长之后，再作决定。你们先去休息吧。”

陈慰儒和朱镛走后不久，程潜便以专线电话向蒋介石汇报掘堤放水将面临的问题。

当他将陈慰儒所言重述一番之后，蒋介石微嗔道：“颂云先生，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的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这种紧要关头，要切戒妇人之仁，先生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干去，决口之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委员长，如果大堤掘开之后，河水流量太小，不能阻止敌人的前进怎么办？”

“日寇机械化部队，最忌水攻。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口，就不敢前进，水流量小也要掘。望即确定掘堤地点，派部动手，并将进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当前形势，已不容再犹豫徘徊！”

“既然如此，请委座放心，在下一定尽快行动，完成掘堤任务。”程潜说。

6月2日上午，程潜再次传见陈慰儒与朱镛，他向他们转告了蒋介石对于掘堤的态度后，说：“既然掘堤一事已不容更改，请你们以黄委会名义派守堤的河兵执行任务。具体地点，由晏参谋长和你们商定。”

陈慰儒说：“程长官，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掘堤的严重性，他们世代守堤，恐不愿动手掘堤。”

“那么，我派军队去执行这一任务，你们去指导好了。”程潜说。

陈慰儒见掘堤之事已不容更改，便说：“既然一定要掘，请程长官先发迁移费，让堤下居民搬家。”

程潜当即同意陈慰儒的要求，批发专款，命郑州专员罗震负责发放。并派河南省府民政厅长方策长川驻郑州协助掘堤部队办理河下居民迁移事宜。

5. 掘堤地点选定赵口，“以水代兵”拉开序幕

当天下午，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约陈慰儒、朱镛以及工兵科长王果夫等人，在长官部参谋处召开会议，商量掘堤的具体方案。

会上，晏勋甫听取朱镛建议：中牟县境内的赵口一带，地势比较低洼，掘堤之后，黄水容易流出，并可很快进入贾鲁河，造成泛滥，便与大家议定，在中牟赵口掘堤，预计河水将沿贾鲁河漫流，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等县，10天左右可到达周家口，汇合沙河东流入淮。

具体地点确定之后，晏勋甫命朱镛赶绘掘堤位置及施工草图，并命工兵科长王果夫和陈慰儒赴现场担任指导工作。

随后，晏勋甫将会议拟订的方案向程潜作了汇报。程潜命令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督工，第一〇七师（原属万福麟第五十三军）担任掘堤任务，于6月3日午前6时动工，限4日夜12时放水。然后，程潜将掘堤方案及派部执行情况，以电话向蒋介石做了详细的汇报。蒋介石对程潜的部署表示嘉许。

此后，蒋介石又亲自分别电令商震和刘和鼎，命所部务必按时完工放水。

6月3日清晨，黄河之上，雨帘漫卷。遥望东西，唯见水天一色；隔河相望，村廓田舍皆隐于茫茫烟雾之中。赵口附近的黄河大堤上，第一〇九师某团一营官兵正列队于雨中。其中几名士兵扯着两件雨衣，权且作为“掘堤临时指挥部”，于雨衣之下，连夜赶来的长官部工兵科长王果夫正按照朱镛赶绘的草图，向第三十九军参谋处处长黄铎五和团长刘文茂讲述施工要求，讨论施工时的各项辅助工作。

第一〇九师原奉命守卫开封，6月2日，开封城由第一四一师宋肯堂部接防。第一〇九师奉命配属于第三十九军刘和鼎部。师长李树森接到程潜的命令后，即派一个步兵团连夜赶到赵口附近集结，准备于次日6时开始掘堤。同时，第三十九

军军长刘和鼎也派军部参谋处处长黄铎五到现场督工，并负责与友军联系有关事宜。

天尚未明，刘团长即率一营官兵冒雨赶到河堤。余部暂于三刘寨村内休息，准备轮番作业。

黄河南岸大堤，是通洛陕的公路，在战前，堤上车辆行人，来往颇为频繁，而今这条河堤公路上，已难见车马踪迹。

赵口段河堤，顶部宽约八公尺，底部宽约三十余公尺，堤身高出水面十余公尺。河床水面比堤外自然地形高出两公尺左右，预期决口后，河水颇易流出。河堤内斜面接近水际部分，为多年堆砌砖石而成，沿河居民，称此堤为“金堤”，乃累年重修，用款甚巨之意。其坚固程度由此可想而知。

河堤之上，视界辽阔，天气晴朗时，通过望远镜可以看见北岸日军动态。敌人也在白天用望远镜，夜间用探照灯，自北岸向我方侦察。

根据地形情况，王果夫和黄铎五、刘文茂研究拟定了施工具体计划：

一、以一连士兵在堤岸内侧适当而迅速地构成必要的掩蔽部和交通壕，并设置伪装被覆等，在敌空袭与探照时，要肃静沉着，切忌暴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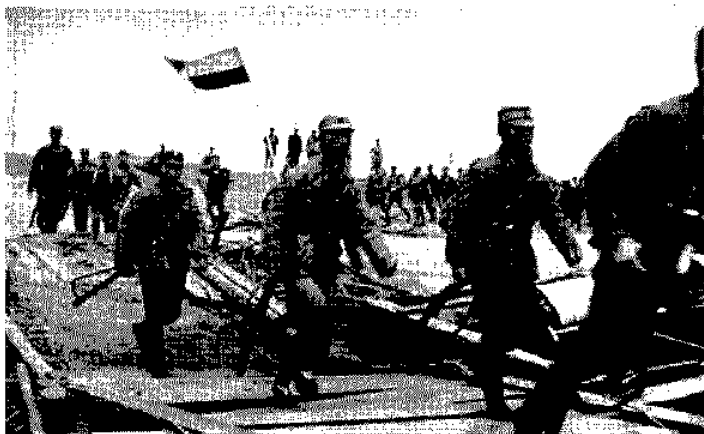
二、以赵口为基地，由军部架一台电话总机，构成营以上通信网，王果夫和黄铎五常驻赵口，施工部队遇有问题需要研究，可随时向王、黄通话请示，或请王、黄到施工现场就地商讨。

三、掘堤工程及配属工程，以连为单位，适当配备兵力，分头同时进行作业，采取轮流作息办法，限期完成。

上述计划由黄铎五以电话报请军长刘和鼎审核，刘军长认为可行，命堤上部队立即开始施工。并分电向蒋介石、程潜汇报。

清晨6时起，刘团长命令一连负责于堤顶掘土，二连搬运土石，三连负责于大堤内侧设置伪装被覆，构筑掩蔽部与交通壕，开始施工。伫立于雨中的500余名士兵立即行动起来。

当一连士兵按王果夫划定的位置，分列于两边，破土



开挖之前，一连吴连长向刘文茂提出质疑说：“刘团长，这大堤一挖开，河水没个限制，到处乱流，堤下的村庄和田地不都完了吗？”

这位连长一时还不可能想象黄水泛滥祸及的范围将会有多么大，他只是对目所能及的村落里的百姓生了恻隐之心。

刘团长下意识地扭头眺望了一眼堤下被雨雾笼罩的星罗棋布的村庄，态度严肃地对吴连长说：“百姓迁移、安置事项，上峰都已做好安排，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你不要管这么多。”

然而他的话并没有堵住大家的嘴，紧接连长之后，又有好几名班、排长及士兵争相发问，一名四十多岁的老兵竟说：“日本鬼子到一个地方就烧杀奸淫，老百姓已经够苦了，我们再放水淹他们，不是作孽吗？”

大家七嘴八舌，把刘团长问得一时语塞，后来他禁不住发火道：“掘堤放水，是上峰的命令，谁再胡言乱语，动摇军心，按违抗命令严办！”

黄铎五也上前向士兵们解释说，掘堤放水是为了阻挡日军的进攻，有利于整个抗日战局，要想取得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民众只有做出牺牲，就像军队要想在战场上打败敌人，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一样……士兵们这才闭口噤声，开始挥锹掘土。

一时间，铁锹掘土的沙沙声，铁镐与石砾相撞的叮当声，搬运土石的身子声，在刷刷的雨中响成一片。

中国现代史上，震惊中外的“以水代兵”之举，在此拉开了序幕。

6. 众官兵冒雨掘堤，总司令亲自督工

7时许，陈慰儒、朱镛、苏冠军等黄委会人员，以及郑州专员罗震、郑县县长全人麟，趋车自郑州赶来。陈慰儒等人留在堤上，配合王果夫解决掘堤中遇到的问题；罗震和全人麟则在士兵保护下，冒雨携款到堤下各村发放居民迁移费。与此同时，中牟县县长也接到省民政厅长方策长川的指示，带人沿贾鲁河通知两岸居民迁避。

6月4日，于中国军队紧锣密鼓，在赵口挖掘黄河大堤之际，土肥原第十四团主力7000余人，兵分两路，沿黄河大堤及陇海路向开封进逼，当天下午已突破开封外围防线，陈兵开封城下。

赵口与开封相距仅数十华里，日军的进攻，迫使掘堤工程必须火速完工。程潜和商震一日数次以电话向刘和鼎催问工程进展情况。蒋介石也从武汉直接打电话给刘和鼎，要其所部务必于4日完工放水。

但是，第一〇九师之一团官兵不分昼夜，冒雨苦干，至4日夜仍未完成掘堤任务，放水时间不得不因此推迟。

当日深夜，日军开始向开封城发动猛攻，于黑夜之中，隆隆的炮声隐约可闻，而郑州附近部队，也在破坏铁路，炸毁撤退时难以运输的辎重设备，剧烈的爆炸声不断传来，赵口河堤上的施工部队感到十分紧张。

至5日上午，防守柳园口一线的第三十四师公秉藩部也与敌人发生战斗，而守卫开封的第一四一师朱肯堂部与日军的血战也更加激烈。危急的形势对掘堤工程极为不利。

这一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始向洛阳转移，薛岳总部进驻郑州，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也转移至郑州附近的崔庄。

中午时分，蒋介石又一次打电话给商震，询问赵口掘堤工程是否能按时完

成。当他得知尚未出水时，口气顿转严厉：“启予兄，现在已是最后关头，放水阻敌已刻不容缓，再拖延下去，将会给整个抗日战局带来不利！请启予兄勿辞辛劳，亲赴现场监督工事，务必于今日完工放水。”

随后，蒋介石又打电话给刘和鼎，责备他未能依限完工，并将指责程潜时所言“在这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等语，向刘和鼎复述了一遍，命他立即前往赵口，找出拖延原因，改进施工方法，确保克日出水。

下午1时许，商震与参谋处处长魏汝霖乘车前往赵口，并令工兵营营长率一个工兵排，以汽车运送大量炸药与地雷前往施工现场，准备做爆破河堤之用。

商震，字启予，1888年生于河北省大城县苦水务村。商震出身寒微，一生饱经沧桑，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16年初，商震投奔阎锡山，成为晋军名将。中原大战后，商震追随蒋介石，历任军政及外交要职，膺二级陆军上将。

1936年，商震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豫北绥靖分区司令，驻节开封。抗日战争爆发后，商震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任命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所部归第一战区指挥。此后，商震奉命率部转战于冀南、豫北一带，与日军多次血战。

1938年春，商震奉命担任黄河南岸汜水至考城间守备。徐州会战开始后，第二十集团军之一部曾奉命参加台儿庄外围战役。豫东战役期间，该集团军直属部队第三十二军经过守卫菏泽和开封的战斗，伤亡十分惨重。

是年7月，商震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初，又被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该战区于当年撤销后，商震奉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由于商震精通外语，且善于处理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后又屡次参与重大外事活动，1943年，曾随蒋介石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

1947年，商震奉命赴日本，出任“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1949年3月，商震辞去这一职务，并谢绝去台湾任职，以华侨身份定居日本，靠经商为业，同时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很多贡献。



商震

商震于1978年，以90高龄病逝于东京。

商震与魏汝霖驱车赶到赵口河堤时，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已从赵口以西的杨桥军部赶到堤上，正与王果夫、陈慰儒等人商量改进掘堤办法。

下了两日的雨于清晨已经停止，上午天空还飘浮着团团灰色的云絮，将近中午时分，天色渐转晴朗，饱尝冒雨施工之苦的士兵们，又置身于如火的骄阳之下。商震登上大堤，见河内浊流浅浅，露出片片沙滩，北岸的村廓林木依稀可见。正在挖堤运土的士兵们，有的穿着衬衣，有的穿着汗衫，个个挥汗如雨，衣襟湿透。军裤上留着已经晒干的斑斑泥迹。由于大堤上泥泞未干，他们的鞋子上仍糊着许多烂泥。这些士兵们由于昼夜轮番作业，已显得十分疲劳。但已掘出的缺口距水面还有一段距离。他听取了黄铎五、刘文茂等人关于掘堤情况的报告之后，即命刘和鼎从本军加派一个团协助施工，并悬赏千元，限于当夜完工放水。同时又令工兵营长蒋桂楷，在大堤内侧安放炸药，爆破护堤石基。

一切安排就绪后，商震才返回总司令部。

刘和鼎则仍留在堤上监督施工。

下午8时许，工兵们将炸药安放完毕，工兵营长蒋桂楷通知堤上人员散开隐蔽，随后命工兵点燃了导火索。

此时天已全黑，燃着的导火索吱吱地喷射着闪亮的火花，渐渐缩短，接着，一声巨响，震动大堤上下，爆炸的火光照亮了滚滚东流的河水。土石冲天而起，随后又如雨如雹，降落在爆炸点周围，好些飞起的石块落入河中，溅起无数浪花。

接着，指挥人员及施工部队重返掘堤工地。

这次爆破基本上是成功的，大堤内侧坚厚的斜面石基被炸开，只是大部分土石堆积在爆炸点周围，堵住了已经掘开的缺口，使河水不能流出。刘和鼎即命本部新开到的士兵全力搬运堵塞缺口的土石，保证在午夜之前放水。

由于北岸驻有日军，为防敌空袭或隔河炮击，工地上仅以微弱灯光照明。数百名士兵在昏暗的光线中工作，大堤上人影憧憧。低沉的号子声和锹铤铲石的叮当声响成一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搬运，堵塞于缺口的土石被全部清除。

11时左右，黄河之水终于潺潺注入缺口。

但是，由于缺口两侧过于陡峻，而大堤内侧也因受剧烈爆炸的震动，土质变松，黄水仅流出片刻，侧壁便出现塌方。随后，经水浸泡，缺口内多处倾颓，水道遂被堵塞。

刘和鼎见状，脸上复呈焦躁之色，在缺口两边静观黄水出堤的其他监督、指挥人员及士兵们也都窃窃议论，叹息连声。

刘和鼎即命部分士兵下到缺口底部，清除淤塞土石。但是由于缺口两侧陡



峭，加之河水上浸，土质渐变松软，士兵难以立足，清除土石十分困难，而两侧仍不断出现塌方。

第一〇九师一个团，千余名官兵三天两夜的辛劳，至此毫无结果。

刘和鼎问计于王果夫、陈慰儒，大家均无良策。他只好将放水失败情况，分别通过电话如实向蒋介石和商震报告，蒋、商二人闻之，均甚焦急，但也别无他法，只是命令刘和鼎督促施工部队加紧工作，尽快使黄水出堤。于电话中，蒋商二人当然不乏责备之辞。

7. 三次掘堤均告失败，工兵营长高招不高

刘和鼎见第一次掘堤已经失败，便命施工部队暂时休息，随后召集来自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黄委会的监督指导人员到三刘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总结掘堤失败原因，研究新的措施。

会上，大家就掘堤失败的原因各陈己见，而第二十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对第一次掘堤失败的原因分析得比较全面：

一、黄河为季令河，夏季水位暴涨时，洪水几乎可以与主堤平槽。有时甚至有自行决堤之虞。然而冬春季节，水位猛跌，水流距堤面甚高。时系初夏，未遇大雨，水量甚小，故虽耗时费力，掘开大堤，但终因水面过低，河水出槽仍很困难。

二、黄河两岸的堤防道数，各地带有所不同，通常为两道或三道者，道数越多的地带，堤防反不坚固，如只系一道，则堤工甚大，且多辅以砖石垒砌，很是坚固。赵口只有一道堤防，既厚且坚，所以不易掘开。

三、以炸药与地雷炸堤，效力不大。因为炸药将土石炸开之后，大部分仍落于原地，而掘堤工程，必须将掘起之土石搬运于他方。

四、此次掘口之宽度，在堤顶面开挖时，宽不及10米，待掘至水面，仅宽1米左右，形成一细长之深沟，水道太窄，而缺口两侧又过于陡峭，缺口断面几乎成锥形之状，加之水流量太小，冲刷力不大，一经放水，缺口两壁即下塌阻塞。同时，由于除土越深，积土之搬运越加不便，虽有一团之众，亦不能同时投入施工。这是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并且造成掘堤失败的主要原因。

另有人提出建议，既然挖出的缺口放水已无希望，不如抓紧时间于原缺口附近再挖一道。

刘和鼎同意这一建议。

工兵营长蒋桂楷也自告奋勇，要率工兵营在大堤上挖一直径两米的坑道，以

期另辟掘口之新途径。

会议结束，已是6日凌晨2时许。刘和鼎见与会诸人已极疲惫，便让大家稍事休息，于清晨6时上堤，指挥部队动工开挖第二道缺口。

黎明时分，刘和鼎与王果夫、苏冠军、刘文茂，以及昨日傍晚奉命开来的第五十六师某步兵团团长潘必强一同来到堤上，择定于第一道缺口东面30余米处挖掘第二道缺口。为避免出现上一道缺口底部过窄的问题，将堤顶面开挖宽度扩大为20余米。开挖位置确定之后，刘和鼎即命第一〇九师刘文茂团继续修理挑挖第一道缺口，第五十六师潘必强团负责第二道缺口之施工。

蒋桂楷也打电话通知所部立即赶赴大堤，进行挖掘坑道的工作。

上午9时许，工兵营奉命赶赴大堤。蒋桂楷择于掘口处1公里许开挖坑道，所部于10时开始工作。

此日，天气晴朗，空中净无云翳，骄阳如火，掘堤部队在各级将领的层层督催下，争分夺秒，进行施工，不敢有片刻松懈，士兵们身上的军衣汗湿如同雨淋。

开挖坑道的工兵营，工作更加辛苦，由于施工面仅限于两米之内，只能以二三人前掘土，数人于后负责搬运，而坑道内又不通风，闷热如同蒸笼，入内施工的士兵干脆仅穿一件短裤，满身油汗与泥土相和，个个弄得灰不溜秋。蒋桂楷为使投入工作的人不致因疲惫影响进度，挑选百余名健壮士兵，分成数组，一小时一换。其余士兵分成大组，轮番作业，负责将运出坑道口的土石移至远处，其工作气氛比大堤上担任掘口的部队还要紧张。

此日，开封已经沦陷，豫东各军主力已撤至平汉铁路以西。薛岳命令商震指挥所部，固守中牟南北一线，阻敌西犯。商震遂命第三十九军担任守卫黄河南岸之东漳镇至大孟寨一线，第一四二师占领大孟寨（不含）至中牟城一线，第一四一师占领中牟县城（不含）至小朱庄之线。为确保完成赵口掘堤任务，商震严令以上各部必须固守阵地。

至6月7日，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自开封沿铁路西进，向中牟发动进攻。东漳、大孟一线也出现敌之快速部队。不仅枪炮之声清晰可闻，甚至已偶有日军的炮弹射过赵口以西。

掘堤放水，已真正到了最后关头。

两日来，在武汉的蒋介石、在洛阳的程潜，以及“总督工”商震均十分焦灼，频频打电话向刘和鼎询问掘堤情况。6日这天，蒋介石打给刘和鼎的电话竟达4次之多。

刘和鼎既要指挥作战，又要督工掘堤，在蒋、程、商的频频催问之下，更是心急如焚。

6月7日下午7时左右,第二道缺口完全掘开。刘和鼎提前一小时接到军参谋处长黄铎五的电话,即满怀欣喜,于暮色中,自杨桥军部驱车赶往河堤,查看放水情况。

刘和鼎登上大堤时,见少数士兵正在大堤内侧挖去最后一段土石。其余官兵均在缺口两旁就地休息。刘和鼎正要表扬团长潘必强,不料黄铎五在一旁表情忧郁地说:“报告军座,缺口虽然掘成,但是放水恐怕又成问题。”

“为什么?”刘和鼎问。

“军座请看,”黄铎五指着靠近堤岸的地方说:“我打电话给你时,堤下还有水流,但后来竟渐渐露出沙滩,河水已无法流出。”

“昨天一早,我们选定地点时,堤下水流还很大,难道河水会像海潮一样时涨时落吗?”刘和鼎脸色顿转阴沉。

熟悉黄河水情的苏冠军说:“军座之言,也不无道理。黄河河底尽系流沙,主流线虽不像海潮那样涨落有一定规律,但却常有变更。我们选定的掘堤地点,的确是主流最接近的地方,开掘缺口时,主流线尚接近南堤,但后来渐渐北移,堤下的河滩刚刚露出不久。”

“那,水流还会不会靠过来呢?”刘和鼎问。

“可能会靠过来,但近日内恐不可能。你观察一下,水现仍在向北移动。”

刘和鼎叹息说:“唉,难道是天公认为掘堤放水,大逆不道,与我们故意作对吗?”

黄铎五、苏冠军等默然无语。

潘必强对刘文茂笑道:“此话只有军长可说,要是出自我等之口,必遭上峰苛责。”

将近8时,北移的河水已距大堤数十公尺,第二道缺口放水彻底无望。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看工兵营挖掘的坑道是否能够出水了。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工兵营施工处依稀可见数点灯光。刘和鼎在堤上焦躁地踱了几个来回,看了看表,已过8时,仍不见有人前来报告坑道挖掘情况,他正准备派人前往蒋桂楷处打听消息,工兵营一名营副趁车而来,向刘和鼎报告:

“坑道即将打通,蒋营长请军座和各位长官前往察看放水情况。”

刘和鼎闻报,不禁转忧为喜,随即与黄铎五等人乘车前往工兵营施工处。

工兵营开掘的坑道,事先经过准确的测量,大堤南侧的出水口低于堤内水位将近两米,几乎贴着地面。而大堤北侧的进水口则略略抬高,整个坑道保持一定坡度,以使河水得以顺畅流出。为避免掘通坑道时,河水突然灌入,危及士兵生命,蒋桂楷命士兵在坑道挖至大堤内侧,距河水还有一段距离时,全部退出,然

后从大堤内侧斜面上垂直向下挖掘，使河水注入坑道。

刘和鼎等人赶到现场时，士兵们正在挖除最后一段土石。他听蒋桂楷报告了坑道开挖情况之后，甚为满意。但由于前两道缺口功败垂成，使他不似以前那样乐观。他准备等亲眼见到实效再说。

片刻之后，坑道进水口彻底挖通，河中黄水汨汨注入坑道，转眼间，已自大堤南侧流出，水势甚猛。大堤上下，顿时发出一阵欢呼。

刘和鼎这才表扬蒋桂楷说：“桂楷兄不愧是工兵营长，对坑道的施工设计的确精心周到，既独出心裁，又十分合理。掘堤放水之功，非你莫属！”

“岂敢、岂敢。”蒋桂楷说。

黄铎五、苏冠军、潘必强等，也一齐向蒋桂楷报以赞扬之辞。

蒋桂楷虽然嘴上谦虚，脸上也忍不住露出得意之色。

不料，堤上人正说话间，堤下流水已经变弱，后来干脆断流。

刘和鼎诸人顿时煞住谈兴，齐趋出水口察看究竟。

蒋桂楷判断，坑道停止出水原因有二，一可能是为河中流沙所淤，二可能是坑道壁受水后出现塌方。而坑道于短时间内，被泥沙淤塞似乎不大可能。停止出水的原因极可能是后者。

刘和鼎等人脸上的欣慰之色顿时烟消云散。蒋桂楷也从而转喜为忧。但他并没因此丧失信心，他吩咐士兵用装满沙土的麻袋，将进水口堵死，然后进入坑道，进行疏通。

刘和鼎也怀着一线希望，当即表示，如能于当夜疏通坑道，使其出水，军部奖赏500元。

但是，坑道壁由于受水浸泡，土质已变疏松，士兵们这边刚刚清除塌方，那边又出现堵塞。有两次，士兵们竟险些被大块塌方埋葬于坑道内，幸得坑道外士兵入内紧张抢救，才未致毙命。

虽然刘和鼎在士兵们疏通坑道其间，一直在现场督工，并再三增加悬赏，但坑道随疏随塌，施工的士兵已经丧失信心。蒋桂楷、苏冠军等人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形，也变得茫然无计，徒呼奈何。

坑道放水，终告失败。

当夜，刘和鼎乘车返回杨桥军部，怀着准备接受呵责的心情，将赵口三次掘堤均不出水的情况以电话报告蒋介石。奇怪的是，连日来，火气一直很盛的蒋介石，对他竟未加指责。当他打电话给商震，报告掘堤失败原因时，才得知商总司令已决定改变掘堤地点，而新的计划也已得到蒋介石的同意。